

不负时光 不负你

圣妖 ◦ 作品

下册

一场盛大的逃离

最终，却还是逃不出你聿尊的世界。



不负时光 不负你

圣妖◎作品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负时光不负你 / 圣妖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2016.9

ISBN 978-7-5552-4123-2

I. ①不… II. ①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35523号

书 名 不负时光不负你

著 者 圣 妖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责任校对 从 婕 陈 静

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

装帧设计 千 千

照 排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33.5

字 数 4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123-2

定 价 55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青春小说

CONTENTS

目 |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一场笙箫一场梦 | 1 |
| 第二章 | 我是你的一双眼 | 26 |
| 第三章 | 你竟离不开我了 | 53 |
| 第四章 | 类似爱情的甜蜜 | 81 |
| 第五章 | 最美不过聿太太 | 107 |
| 第六章 | 心有间隙心心隔 | 138 |
| 第七章 | 换一种方式伤害 | 161 |
| 第八章 | 一个人尝的寂寞 | 188 |
| 第九章 | 做她的另一只手 | 215 |
| 第十章 | 对他，永不原谅 | 241 |



不 负 时 光 不 负 你

CONTENTS

[下]目 | 录

第一章	如果可以放手	269
第二章	假如没有爱过你	293
第三章	最美最狠的宿命	322
第四章	偷偷藏起的时间	351
第五章	一个人的孤独症	378
第六章	没有你的世界里	406
第七章	原来我这样爱你	434
第八章	活，要活在一起	465
第九章	如此温柔地亲近	493
第十章	番外之不负时光	519
后 记		528



不 负 时 光 不 负 你



第一章

如果可以放手

陶宸第二天一早就出了院，还好接下来就是周末，不用去上课。

陌笙箫清早就去菜市场买菜，回来后将饭菜都给陶宸做好，她将东西准备齐全后，打算回趟白沙市。

今天是陌湘思的探监日。

陶宸本想一起去，可陌笙箫硬是不让，他的腿伤需要静养，陌笙箫不想结婚的事再生枝节。

她像上次那般，到了白沙市就将吃的用的都买好，见到陌湘思时，她抑制不住满心的激动。陌湘思脸色红润，剪了短发，倒是一副精神奕奕的样子。

“笙箫，你最近好吗？”

陌笙箫忙点头：“很好，”她伸出手，按在前方的玻璃上，“姐，我要结婚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陌湘思面带惊喜，“和谁？”

陌笙箫上次来探监时告诉过陌湘思，她和聿尊一早便离婚了。

“陶宸。”

陌湘思对这个名字没有多少印象。

“就是当初在学校的那个音乐老师。”

陌湘思恍然大悟，依稀还记得，陶宸模样俊朗，能在危难之时出来帮陌笙箫一把，光凭这点，就能知晓他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

“笙箫，恭喜你，不过姐姐不能去你的婚礼现场了。”

“姐，我今天有将喜糖带过来，你要记得吃。”

“笙箫，”陌湘思伸出手，隔着玻璃覆住妹妹的手掌，“这次，你一定要幸福。”

陌笙箫的手上戴着陶宸送她的手表，表带遮掩住伤口，因此陌湘思并不知道陌笙箫的手已经不能再弹琴。

“姐，我相信他能给我想要的幸福。”

“笙箫，我真开心，”陌湘思笑容淡然，“爸妈看见了，也会替你感到幸福。”

这次，笙箫是真正为了自己而结婚，一个平凡的男人，能给她平淡而朴实的爱，这才是作为女人最需要的。

陶宸的腿过了一个星期已见大好，虽然走路仍不方便，但并不影响婚纱照的拍摄。

两人先到二楼选礼服。男宾室和女宾室分别在不同的方位，陌笙箫穿上脚套进去，室内开着空调，门被关上，带她进来的人先去招呼其他客人了。

陌笙箫按着先前的吩咐选了两套婚纱，一套内景，一套外景。

礼服的颜色则多样化，她将选好的都摆在旁边的椅子上，脱下外套准备试穿，伸手刚掀起打底衫，原先紧闭的门突然被推开。

陌笙箫震惊了，下意识地躲到成排的礼服后面：“你怎么会在这？”

聿尊关上门，提了把椅子坐在门背后：“你要结婚了？”

“和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你该送张请柬给我。”

“更加方便你来破坏我的婚礼吗？”陌笙箫双手环在胸前，神色戒备。

“在我面前不用遮。”聿尊搭起一条腿，“笙箫，你放心，我会让你结婚的。”

陌笙箫听闻这句话，比听到一句“你不准结婚”还要令她胆战心惊。她拿起旁边的外套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出去。”

“笙箫，我送你一句话。”

陌笙箫拽紧手里的婚纱，刺眼的白色扎得聿尊眼眶泛痛。

“你现在回来，是最好的选择。”

“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”

“总有一天你会懂的。”聿尊站起身，拉开椅子走出去。

陶宸选好衣服过来，在不远处就看见聿尊离开女宾室，他忙大步上前推开门：“笙箫！”

陌笙箫颓然坐在一堆礼服间。

陶宸甩上门过去，蹲下身揽住陌笙箫的肩膀：“没事吧？”

陌笙箫摇摇头没说话，却整天都处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中。她只有远离了聿尊才过得好，再这样被逼下去，她真的会精神崩溃。她现在吃饭、睡觉，甚至上洗手间，都生怕聿尊会突然出现在镜子中。

他像个梦魇般，挥之不去，一种朦胧的恐惧感始终笼罩在陌笙箫心头。

婚礼的日子渐渐临近。

最后一个星期。

陌笙箫和陶宸都请到了假，陶爸爸和陶妈妈也赶过来帮忙。

小两口拉着手去取婚纱照，陌笙箫若有所思。陶宸见她出神，便开口道：“你肯定很上镜，拍出来特别好看。”

陌笙箫手抚向耳侧：“可惜是短发，不好弄造型。”

“短发才好看，我就喜欢。”

陌笙箫莞尔。公交到站，陶宸拉着她的手下车。远远地，就望见“米兰假日”门口围着不少人，两人对望了一眼，忙疾步上前。

拨开人群，却见门口摆着一个很大的火盆，陌笙箫依偎着陶宸，两人深情对望的一张婚纱照竖在火盆内，半截已经被烧去，从里面出来的工作人员随手又将两套相册丢进去。

陌笙箫眼见火苗吞噬掉她脸上定格的微笑，她瞪大双目，眼睛被烟火熏得赤红疼痛。她拍摄这套照片的时候心里在想，她就要结婚了，能有个家，能和很多人一样幸福。

“不要——”陌笙箫想也不想地扑过去，伸出手就要探进大火内。

陶宸及时抱住她的腰：“笙箫，你别这样。”

旁边围观的诸人纷纷摇头。

“好好的结婚照怎么就被烧了呢？”

“就是啊，按我们老家的说法，这可是触霉头的。”

“可不是，本来白头偕老的意思，这会儿却……”

陌笙箫蹲下身来，望着照片被吞噬干净，她推开陶宸就要冲进店内。

里头的负责人走出来：“您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”

“我们的照片为什么会在这？”陶宸满脸愤怒，捏紧了双拳。

“噢，这家婚纱摄影店我们已经接手，有些没来得及过来取的照片，我们就一应销毁。”

“什么叫‘没来得及过来取’？我们约好了今天，再说，你们有什么权利这么做？”

“是吗？”负责人用手抬了下鼻梁上的金丝眼镜，“把单子给我看看。”

陌笙箫从包里将单子递给他。

“也许是我们的疏忽，不过交接的时候原先的店长并未交代过。”

陌笙箫指着那个火盆：“既然是一应销毁，为什么只看到我们的照片？没有交接是你们的事，这家店只要还想将生意做下去，就不可能做出当众烧照片这种事，谁让你们这么做的？”

旁边围观的人群也站出来指责：“就是，以后谁还敢过来拍婚纱照，应该去告他们……”

“人家小两口兴高采烈过来拍照，真的太过分了。”

负责人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他转身走进店内，再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叠钱：“这一万块钱当作补偿，你们的婚纱照套餐才4999，还净赚了。”

陌笙箫气不打一处来：“我不要你的钱，把照片还给我们，不然的话我就去消协告

你们！”

“我就不信，你倒是去啊！”

陌笙箫转过身，两张放大照烧得只剩下个镜框，她欲哭无泪，一抬眼，就看见一辆熟悉的跑车在路口发动，车窗放下来，露出一张她熟悉的男人的侧脸。

陌笙箫想也不想地拿过婚纱店负责人手里的钱，大步冲过去：“聿尊，你给我站住！”

聿尊狭长的凤眸透过深色墨镜望向后视镜，他开得极慢，陌笙箫穿着平底鞋在路边一路追赶，陶宸着急地跟上，却因为未痊愈的腿而跑得很慢，陌笙箫不顾红绿灯，眼见就要追上聿尊的车子。

车水马龙，不少汽车疯狂地按着喇叭。

聿尊生怕陌笙箫出事，便踩着油门疾驰而去。

她使劲将手里的钱掷向前方：“混蛋！”

陌笙箫上气不接下气，蹲下身，抱住双膝蜷缩在马路中央。

陶宸追过来时，就见她肩膀一个劲地颤抖，整个后背僵硬，被拉得很直。

后面的车流都被这一幕给拦下，好几个人还下来捡钱。

有人开始按喇叭：“不想活啦？死开！”

陶宸忙抱住陌笙箫的肩膀，将她拉起，往旁边的路上带。陌笙箫朝着身后的车子吼道：“是聿尊把我逼成这样的！”

“神经病！”司机关上车窗，自认倒霉，遇上个在大马路不要命的主儿。

陶宸携着陌笙箫在长椅上坐定，他让陌笙箫靠在自己肩头。

陌笙箫目光定定地落向远处：“结婚照都没有，我们要怎么结婚？”

两人干坐在公交站台前，临近中午才回到家。陶妈妈正好从厨房出来：“婚纱照呢？快给我看看。”

陌笙箫垂着头，先去洗手间洗了把脸。

“妈，”陶宸只得将谎圆下去，“那家店被人给盘走了，我们的照片找不回来了，说是没有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陶爸爸生气地放下手里的报纸，“还能有这种事！”

陌笙箫走出洗手间，脸上用干毛巾随意擦拭了下，头发丝上还沾着水珠。

陶妈妈拉住她的手：“真是委屈我们笙箫了，那现在去补拍还来得及吗？”

陶宸摇头，颓然地坐在椅子上：“可能来不及，得先预约，最近结婚的人多，恐怕得排很久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结婚没有结婚照，说出去像什么话。”陶妈妈拉着陌笙箫坐在旁边，“这可是大事，笙箫没有别的亲人，我们可不能让她受委屈，别人该有的，我媳妇也得有。”

陌笙箫鼻子酸涩，既激动又愧疚。

门铃声响起，陶宸开门，舒恬拎着大包小包挤进来：“叔叔阿姨好，准新郎和准新娘好啊。”

“哟，舒恬来了。”陶妈妈忙起身招呼，“怎么又带这么多东西？”

“是我给笙箫准备的，阿姨您坐着，我不客气的。”她来到陌笙箫身边，“怎么愁眉苦脸的？”

陶妈妈叹了口气，将事情简单地说给舒恬听。

“嗨，我当什么大事呢，包在我身上。”舒恬拉起陌笙箫的手，“我把定制的婚纱带来了，走，去试试。”

两人走进房间，舒恬忙将房门紧锁，她转过身，脸色凝重：“是不是聿尊做的？”

“除了他还能有谁？”陌笙箫头痛欲裂，坐在床沿。上次被聿尊摔碎的镜框她重新去买过，钢琴也好不容易修好，只不过一直带着杂音，如今，他又明目张胆地烧她的结婚照。

“他真是疯了。”舒恬搂住陌笙箫的肩膀，“这可怎么办？我怕他结婚当天会来闹事。”

陌笙箫捂住脸：“我也怕。”她的声音透过指缝，显得朦胧而无奈，陌笙箫放下手掌，“我和陶宸商量过，我们的婚礼在他家里办，那个地方是在城郊，聿尊应该不会找到那。”

“那他爸妈同意吗？”

陌笙箫点头：“起初说好在酒店，不过陶宸说，在老家热闹，也就同意了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

结婚当天，天空中布满阴霾，而且很冷。陌笙箫没有娘家，所以是在酒店接的亲，舒恬穿着伴娘礼服，冻得直哆嗦：“这什么鬼天气啊，真的好冷！”

陌笙箫贴着暖宝宝还不顶用，婚礼现场租的是一个活动场所，搭了十几间棚子用来摆宴。

门口的树上绑满粉红色气球，陶家亲戚很多，这会儿都挤在新房要看新娘子。

一辆豪华跑车悄然停在路口。

聿尊推开车门走下来，婚礼现场没有婚纱照，门口一幅巨大的油画摆在那。舒恬说：谁规定结婚非要拍婚纱照的？这是她请人特地给陌笙箫和陶宸画的。

聿尊的手抚在陌笙箫笑靥如花的脸上，指尖细细摩挲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。

“新娘子出来了，仪式开始喽——”有人在人群中高呼。

聿尊收回手，举步走进去。

陌笙箫穿着舒恬给她定做的婚纱，锁骨凸显得恰到好处，两根琵琶骨也将裸露在外的半个背部衬得极为性感迷人。

聿尊站在人群中央，他一身纯白色西装，英挺逼人。

旁边有个女童仰着脸，她拉住妈妈的手：“妈妈，妈妈，白马王子耶。”

年轻女子转过脸望向聿尊，她笑容温柔，弯腰将女儿抱在手里：“对，是白雪公主的白马王子。”

“不是，是乖乖的白马王子。”女童圈住妈妈的脖子。她还小，有句话还未学到过：穿着白衣服的，不一定是天使，极有可能是善于伪装的撒旦。

请来的司仪是个老人，主持过不少婚礼，陶宸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，来的又都是要好的邻居及亲戚，整个场面热闹非凡。

聿尊望向台上的陌笙箫，她笑容羞涩，幸福就近在咫尺。她幸福了，他的幸福在哪儿？

聿尊不知为何非要拉住陌笙箫，他本该放手的，她过得好与不好，都同他无关，可他就是觉得陌笙箫脸上的笑刺眼。离婚之后，他的心空落至今，回首望去，依旧孑然一身，陌笙箫却有了陶宸，她毫无顾忌地在他面前展现她美好的生活，聿尊拉住她的手想要将她带回身边，可她走得太远，连余光都不曾给他。

聿尊本可以有千百种手段来对付陌笙箫，可她的心若不死，就不会看到站在身后的他，他不断地逼近陌笙箫的底线，甚至不惜将她圈禁在不能转身的狭小圈子内，看着她脸上的神色由充满希冀到濒临绝境的崩溃。

他残忍吗？聿尊轻眯起凤眸。

他摇头。不。

他只是想将陌笙箫留在身边，仅此而已。

倘若陌笙箫能握住他伸出去的这双手，他定能好好待她，给她最好的，给她所有她想要的。聿尊太想要个人在身边陪他，那人不是某个莺莺燕燕，不是莫伊，而是那个叫陌笙箫的女子。

他视线迷离。虽然能预知陌笙箫将来对他有多恨，可他已经不在乎，他的世界永无“放手”这两个字，与其让他成全别人，还不如拉着陌笙箫，哪怕受尽折磨，他也不能让陌笙箫独自幸福。

舒恬手里拿着陌笙箫的包，她被冻得瑟瑟发抖，却由衷地替陌笙箫感到高兴，陶宸拉着笙箫的手站在台前，舒恬捋了下长发望向不远处。

她的动作陡地僵住，原先冻得发白的脸越发像张透明的纸，聿尊气场太强，个子又高，戳在人群中，几乎一眼就能望见。

“舒恬，舒恬？”

陌笙箫唤她，她和陶宸的结婚戒指还在舒恬手里的新娘包内。

舒恬嘴唇哆嗦，她拢紧披肩，聿尊的视线侧过来，正好同她的对上。

陌笙箫见她不答，忙走过去：“你怎么了？戒指呢？”

舒恬握住陌笙箫的手，拉着她背过去，陌笙箫见她吓成这样，心跳咚地加速：“是不是……”

聿尊的出现，几乎不给她一点儿转圜的余地。

陌笙箫见舒恬不回答，刚要转回去细看，就听到一道声音从台下传来：“舒恬，这是你第二次为笙箫做伴娘吧？”

人群立马犹如炸开的锅。

“什么？新娘离过婚？”

“哎呀，陶宸这孩子怎么找个离过婚的女人啊？”

陌笙箫面色煞白地转过去，待看清聿尊那张脸后，她浑身战栗，心里仅存的那点儿侥幸也被彻底浇熄。他只要一句话，就能将这个原本平静喜乐的场面搅成一团糟，他死死咬住她，不肯给她活路。陌笙箫牙关打战，冷得浑身每个细胞都像是被割裂一样。

“聿尊，今天是笙箫的好日子，求你别这样。”就连向来性情如火的舒恬都忍不住开口求情。

“哼，”聿尊却冷冷地笑道，“她的好日子？她有那胆子和人偷偷在这结婚，还怕别人知道她离过婚吗？”聿尊走出人群，上了台。

陶宸急忙走过去护住陌笙箫。

聿尊压低了声音道：“我说过，会让你结婚的，我说完几句话就走。你们执意赶我也无妨，”聿尊的视线扫过台下的几十桌，“不过这儿，当心我让人统统砸了。”

他说话时口气淡然，仿佛什么事到他嘴里都是理所当然的。

“你究竟想怎样？”陌笙箫神色悲愤，却又碍于人多不好发作，“你说，你会让我好好结婚，你这样一闹，我还怎么继续下去？”

“是你自己听错了，”聿尊脚步逼近，“我没说让你好好的，我先前就警告过你，可你不听。”

“为什么我会认识你？我情愿我从来没有见过你，你当我死了不行吗？”陌笙箫踩着高跟鞋的身子摇摇欲坠，她怕她有一天真的会死在聿尊手里，她怕她真的会被逼疯。

陌笙箫以为她放下聿尊后，便能逃离一切，她从没有想过聿尊会再次以一副残忍的姿态出现，粉碎她虚构的美好，他破坏她的婚礼，将她推至人前羞辱。

聿尊神色冷凝，出口的话语残忍而尖锐：“陌笙箫，我要过的女人，她这辈子都休想再嫁给别的男人。”

聿尊的声音不高不低，却足以令台下那些竖起耳朵看热闹的人都听见。

“陶宸，你这老婆可不可靠啊？要真有点儿什么，那可就丢死人了……”

“你们说够了吗？”陶宸将陌笙箫紧护在胸前，“聿尊，我不管笙箫之前怎样，现在她是我的妻子，我既然决定娶她，就会包容她全部的去。你就算将这儿全拆了都没用，谁都拆不开我们！”

“是吗？”聿尊个子很高，站在陶宸面前还高出一指，“你当真觉得我拆不开你们？”

陌笙箫知道聿尊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她生怕陶宸冲动，忙拽紧他的手臂：“陶宸，今

天是我们的大好日子，别让人看笑话。”

“笙箫，你不觉得自己就是个笑话吗？”聿尊显然不打算放过她，“我们离婚还没多久，你就搭上了大学时候的老师。你实话告诉我，你们是不是早就背着我好上了？”

陌笙箫的胸腔犹如被撕开一样的疼，他如此歪曲事实，偏有那些好事者会相信。

陌笙箫舌尖紧咬住嘴唇，聿尊望着她瘦削的身子，见她双手紧拽着裙摆，神色哀痛悲戚，仿佛一根稻草的力道压下来就能将她压垮。

“你们既然结婚了，结婚证有吗？”聿尊撇开眼，不去看陌笙箫，神色笃定，“还是想就这样掩人耳目地住在一起，才举行这场婚礼？”

台下，有陶宸的长辈出来说话：“陶宸，把结婚证拿给他看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再在这闹，过了吉时可就不好了。”

陶宸铁青着脸，拿不出来。

陌笙箫越发觉得愧疚，要不是她说等到下午去领证，也不至于让陶宸陷入这么尴尬的境地。

陌笙箫望见聿尊嘴角的笑意，心里陡然明朗，冲过去推他了一把：“卑鄙，你居然连这个都让人调查！聿尊，你难道真想将我逼到绝地吗？”

“笙箫，我只是想来祝福你。”

“你滚！”陌笙箫口不择言，恨不得他就此在世上消失，“你的祝福我消受不起，聿尊，你死了才好，死了都别让我知道！”

她用恶毒的话咒骂他，她被逼得精神几乎就要分裂，如果可以，她真的情愿聿尊就此永远消失在这个世上。

聿尊睨着她歇斯底里的脸，陌笙箫伸出双手去推搡，却被聿尊握住右手。

陌笙箫不得已抬头，聿尊拂去脸上原先的不驯，他的眸子黯淡无光，紧抿的嘴角藏不住孑然一身的寂寥，他从没听过笙箫如此诅咒一个人，而这个人，竟然是他自己。

“你想让我死？”聿尊一字一言，口气冰冷而无畏。

“对，你死了最好！”陌笙箫厉吼。

他紧握住陌笙箫的手腕，她今天没有戴陶宸送的那块手表，而是戴了化妆师搭配的珍珠手链，聿尊隐约能看见那两道叠在一起的狰狞伤口。陌笙箫使劲要将右手抽回去，他从兜内掏出个首饰盒，放到她手里：“之前的那个盒子我让人拿去国外修补——”

“谁要你的东西！”陌笙箫看都没看一眼，直接将首饰盒朝着聿尊胸口丢去，盒子啪地掉在地上，那条“人鱼眼泪”滚落到陌笙箫脚边。

这是她和聿尊结婚前，他亲自给她戴上的项链。

陌笙箫眼里氤氲出的湿意再也藏不住，眼泪淌过脸庞，她挣扎着抽回自己的手，神色痛楚而复杂地看了一眼地上的项链后，转身回到陶宸身边。

聿尊睨着陌笙箫的背影，他高大的身子弯下去，将“人鱼眼泪”捡在掌心内。

舒恬以为他还不罢手，她走过去刚要开口，却见聿尊攥紧项链后站起身，深邃的眸子

穿过喜庆的红色望向陌笙箫，她挨在陶宸身边，视线垂着，没再看一眼。

聿尊将“人鱼眼泪”揣入兜中，转身大步离去。

陶爸爸和陶妈妈得到消息赶紧从楼上下来，去喊他们的亲戚已将情况大致说明，陶妈妈心疼地走过去拉着陌笙箫：“没事吧？那个人呢？”

“走了。”陌笙箫眼圈通红，忙用手去擦拭。

“别动，”陶妈妈制止，“今天你是新娘子，可不能哭。”

旁边有亲戚走到陶妈妈身边，装出小声说话的样子，嗓音却丝毫未压低：“我们宸宸一表人才，怎么找个离过婚的女人？结个婚还闹成这样，真是不应该啊。”

“离过婚怎么了？”陶宸之前并未隐瞒家里，陶家爸妈也是开明的人，“我就喜欢笙箫这媳妇，你妈也是改嫁的，还生了你，晚年不是照样有福气吗？”

这话说得那个亲戚脸上立马笑开花，她嘴里嗑着瓜子，一边道：“那倒是，我妈幸亏生了我这女儿，也是我良心好嘛。”

旁的亲戚见状，都不好再说什么。陶爸爸过去招呼众人落座，婚礼照常进行，陌笙箫却再无心思。她失魂落魄地回到房间，右手腕的伤口方才被聿尊用力拽过，这会儿隐约唤醒了疼痛的记忆。

舒恬对她的痛感同身受，毕竟陌笙箫的两段婚姻，她都在旁亲眼见证。她将房门反锁后回到陌笙箫跟前，陌笙箫筋疲力尽，抱住舒恬不想动。

“笙箫，再忍忍，过了今天都会没事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面对舒恬的安慰，陌笙箫却并未抱多大的信心。陌笙箫对这种茫然飘忽的感觉感到恐惧，她走到哪儿，都好像被一根绳子给紧紧地拽着。聿尊想叫她往东，哪怕她再极力挣扎，也不能往西。

“笙箫，你想过没有，聿尊为什么非要对你穷追不舍？”

陌笙箫似在出神，她恍惚了下：“像他那种人，越是得不到的东西，就越想要，再不行，他情愿毁掉。”

舒恬点头：“的确像他的性子。”

她想起聿尊蹲下身来捡项链的场景，那般高傲尊贵的男人，舒恬没想到他弯腰的那刻，会从他脸上看见落寞及失落。她看得出来，聿尊是真想将项链送给陌笙箫。

就连舒恬原先都不知道，“人鱼眼泪”竟然是被他买走了送给陌笙箫的。

她取来旗袍给陌笙箫换上，陌笙箫坐在梳妆镜前，将手腕上的珍珠手链摘下。

舒恬拿了配饰，拉起陌笙箫的手：“啊——”

她轻呼，陌笙箫回过神，忙要将手缩回去，却被舒恬更用力地握住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的手怎么会这样？”

“还是被你看见了。”陌笙箫左手掌心覆在手腕的伤疤上。

“被谁弄成这样的？”

“莫伊。”

“那个死贱人！”舒恬又气又恨，“我去灭了她！”

陌笙箫忙拉住冲动的舒恬：“聿尊已经处理过了，”陌笙箫口气很淡，“就像这道伤疤一样，舒恬，我怎么还回得去？”

“还……还能弹琴吗？”舒恬颤抖着嗓音问道。

陌笙箫将手抽回，拿起桌上的手链将伤口遮掩起来，摇头。

“这怎么可以？”在华尔，就数舒恬和陌笙箫玩得最好，舒恬知道钢琴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。

“舒恬，我好多了，真的，不像先前那样难以接受了。”

“你这个傻子！”舒恬坐回床沿，背过身擦着眼睛，她朝着陌笙箫轻吼，“你当初那么难受的时候就要一个人死扛吗？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”

“好了好了，”陌笙箫站起身，反而安慰起舒恬，“都过去了，我现在也挺好的，再说，有陶宸当我的另一只手，你想听我弹琴的话，改天我们弹给你听。”

舒恬眼眶通红，但想着今天是陌笙箫的好日子，只得强颜欢笑。

聿尊回到白沙市时，已经是下午两点。

他驱车来到御景苑。他的房产究竟有多少处，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，通常都是住在哪儿方便，就将哪里当成个临时的家。

何姨正在屋内收拾，海贝也早早地搬了过来。整栋房子窗明几净，一应东西都是聿尊亲自挑选的，那架施坦威摆在客厅。聿尊走过去，将手指落在黑白键上。

“先生，”何姨走过去，“我明天是继续留在这，还是回皇裔印象？”

“留这吧，”聿尊头也不抬，“皇裔印象那我不会再过去，至于这儿……笙箫随时会回来。”

何姨只当自己听错了：“笙箫要回来？”

聿尊将钢琴盖合上：“我不会等太久的，说不定，就这两三天。”

何姨面露欣喜，聿尊和陌笙箫离婚的前晚她并不在皇裔印象，也不知道陌笙箫是怎么走的，但她依稀能猜到和莫伊有关。何姨转过身带海贝去阳台，却不知陌笙箫这趟回来是福还是祸。

聿尊上楼，二楼的主卧朝南，打开窗帘，光线极好。

他记得陌笙箫喜欢在亮堂的房间内捧着本书看，床头，是他和陌笙箫的结婚照。

聿尊走到阳台，这儿摆着藤椅和沙发，他不止一次在皇裔印象看见陌笙箫蜷着双腿睡在阳台的沙发上，每次聿尊回去，她都会睡眠惺忪地醒来，揉着眼睛对他说：你回来了。

他们相依相偎，一幢房子就等同于一个家，如今的御景苑空落落的，毫无人气。

陶家人都在忙着招呼亲戚，陌笙箫浑身提不起劲，王姐趁机走进新房：“笙箫。”

“王姐，”笙箫站起身，“对不起……”

她隐瞒和聿尊的关系，实属无心。

王姐明白她的苦衷：“当初你执意不肯接那个项目的时候，我就猜出来你和他之前肯定认识，只是你不愿意说，那自然是段不愉快的经历。笙箫，你很坚强，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，咬咬牙，都会好的。”

“谢谢你，王姐。”

所有人对她都抱着极大的宽容，包括陶爸爸和陶妈妈，他们小心翼翼地将陌笙箫保护起来，就连敬酒的环节都省了。

太多的苦难压在她身上，陶宸父母绝口不提聿尊来婚礼现场的事，他们给陌笙箫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缓解这道疼痛，他们的态度，也是给陶宸和陌笙箫最大的支持。

陶妈妈将户口本从衣柜内取出来，将它交到陶宸手里：“去领证吧。”

“妈，谢谢。”

“傻小子。”陶妈妈给小两口将喜糖备上，“记得给民政局的人发喜糖，这可是图吉利的好事。”

“妈，我们知道。”

陌笙箫穿着旗袍站起身，她朝着二老道：“爸、妈，我们走了。”

陶妈妈含笑点头：“快去吧。”

舒恬亲自开车将他们送往民政局，坐在车上，陌笙箫头枕着陶宸的肩：“舒恬，你说聿尊为什么突然肯收手离开？”

按着他的脾性，应该是不达目的不罢休才是。

“我想，他可能是感到内疚，你当初的样子，我看着都想哭了，好歹你们夫妻一场，也许他想想算了，再说今天是你结婚的日子，就算他想做出什么事，不觉得已经晚了吗？”

陌笙箫舒展了眉头：“可能吧。”

她尽管想着，聿尊如果真知道内疚，就不会出现在婚礼现场，但想到聿尊这会儿已经离开了，陌笙箫也不再去为这件事伤神。

民政局下午人并不多。

陌笙箫和陶宸去旁边拍完照回到柜台前，桌上摆着心心相印的喜糖，工作人员面带微笑：“请把证件拿出来。”

陌笙箫和陶宸分别将户口本及身份证递给她。

舒恬挨在边上，一个劲地说要学习，省得到时候手忙脚乱。

陶宸坐在陌笙箫身侧，伸出手理了下陌笙箫耳际的碎发。

年轻的工作人员抬头：“你老公真体贴。”

陌笙箫莞尔，回握住陶宸的手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还是不见有所进展，工作人员似在重复确认什么。她抬起头，朝着陌

笙箫道：“你先前结过婚吗？”

陌笙箫心底蓦地一惊，一种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：“结过。”

“对不起，你们的结婚手续办不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三人几乎异口同声。

“她的婚姻关系还在，”工作人员望了眼电脑，“配偶一栏写着，聿尊。”

陌笙箫满脑子空白，浑身惊出冷汗，攥紧了拳头使不上劲。

工作人员将他们的资料丢回柜台，再看向二人时眼神显然没了方才的亲切。

“不可能，”陌笙箫犹坠冰窟，她摇头，“不可能的，我明明和他签署了离婚协议书。”

聿尊丢给她时态度明朗——只要陌笙箫签下，立马着手让律师办下离婚证，陌笙箫走时未曾想过这一层，所以，她没有和聿尊去民政局，她想，他决心已定，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？

“这还不简单吗？”工作人员道，“男方没来办离婚，你们的协议书就等同于一张废纸。”

陌笙箫惊慌失措地去拿桌上的东西，她手忙脚乱，身份证和户口本都掉在地上。舒恬忙弯腰去捡。陌笙箫一直在摇头，神色恍惚，目光空洞。她猛地推开身侧的陶宸，拔腿跑出大厅。

御景苑。

聿尊将烟头狠狠掐灭在烟灰缸内，看这时辰……

陌笙箫，你总该尝到什么是绝望了吧？

陌笙箫跑得很快，她真想逃到一个永远没有聿尊出现的地方。她穿着高跟鞋，被绊了一跤，重重摔在水泥地面上。

她趴在那，痛得爬不起来。

舒恬和陶宸追上，陶宸忙弯下腰：“笙箫，你没事吧？”

陌笙箫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从叉开的旗袍间露出白皙修长的腿，陶宸和舒恬将她搀扶起后带到边上：“笙箫，你别这样，别吓我。”

“舒恬，我受不了了！”陌笙箫在喧闹的街口终于再也忍不住，号啕大哭起来，完全不顾形象。陶宸拿出纸巾给她擦拭手掌上的血渍，陌笙箫的新娘妆被泪水弄花，整张脸脏污不堪。

“笙箫，会有办法的，你别急。”这件事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陶宸颓然地坐在那，神色愣怔，似乎也吃惊不小。

“我……还能有什么办法？”陌笙箫哽咽不已，她终于知道聿尊为何会那般笃定，也终于知道他怎么会好心在婚礼上放过她。